

退休女矿工孔祥桂： 难忘儿时捡煤核儿 如今生活很知足



孔祥桂和老伴儿逗小孙女玩耍。

□本报记者 杨尊尊 文/图

在平顶山街头,这样的老人随处可见:他们已然六七十岁,却都说着一口流利好听的普通话,让你听不出丝毫乡音——这跟平顶山最初是座移民城市有很大关系。

鹰城同龄人孔祥桂就是这样一位老人,她今年60岁,家住市区城朴路南段,快人快语、爱说爱笑,一口流利的普通话透露出她曾是“移民一代”。1956年,孔祥桂的父亲从河北开滦煤矿来到平顶山支援煤矿建设,成了六矿的一名井下采煤工。1958年,父亲回老家将母亲和刚满1岁的她以及两个哥哥、一个姐姐接到了平顶山,从此一家人在这儿扎了根,平顶山成了他们的家乡。

一个火炕睡了10个人 公园只有一只瞎眼猴

孔祥桂刚满1岁来到平顶山后,再也没有回过老家,在这里成长、生活、工作,为鹰城的发展默默地做着贡献,也享受着城市进步所带来的便利和喜悦。

“我刚来时住在六矿的单身宿舍,一间房几平方米,住我们6口人。后来4个弟弟又陆续出生,一家10口人,就更挤了。”孔祥桂说,1968年,考虑到她家的实际情况,矿上将一处废弃的职工食堂分给了他们几间,这样他们一大家子才算勉强解决了住房问题。

搬进食堂后,孔祥桂的父亲学着援建的东北职工,用麦秸秆和泥土在家里垒了一个长约4米、宽2米的大火炕,冬天时,一家人就挤在这张火炕上。据孔祥桂回忆,当时大火炕吸引了不少邻居家的孩子来睡,调皮的孩子们你踹我一下,我踹你一下,十分有趣。

孔祥桂说,那时候,很多矿区孩子都有一项重要“任务”:捡煤核儿。建市初期,矿区就是主要的居民区,矿上的煤炉会漏下来许多煤渣,为帮家里节省开支,她和小伙伴们就会戴着手套,拿着小火钳、小篮子一起去捡煤核儿,捡回家后做饭取暖用。

小时候的生活条件虽然艰苦,但在孔祥桂的记忆里却是满满的自由

和美好。孔祥桂说,那时全市唯一一条一眼望不到头的主路就是矿工路,市区最高的楼就是光明路北段的“四棚楼”,家家户户没有院墙,“公园只有一只猴子,还瞎着眼”。平时出行基本靠腿,偶尔坐一回公交,不管多远都是几分钱的车费,“看公映电影就成了最大的娱乐项目”。孔祥桂说,那些年,《地雷战》《地道战》反复播映,但大家依然爱看,她和小伙伴们去晚了没位置就看“反面电影”。幕布后边是草坪,她们常常看着看着就在草坪上睡着了,醒来回家时已是凌晨两三点。“那时候,从来没有见过有家长到处找孩子的。”孔祥桂说。

与鹰城同龄,我们很知足 日子更美好,我们很感恩

1976年4月,19岁的孔祥桂接了父亲的班,进入六矿机电队工作,先是开了十几年的压风机,随后被调到锅炉水处理化验岗位。她说,父亲1978年因病去世,享年73岁,当年和父亲一批调过来的有18个人,后来陆陆续续都走了。母亲2016年去世,享年92岁,成为那一批同辈中最后一个离去的人。父亲在世时对工作负责敬业的态度,深深影响着孔祥桂兄弟姐妹8个,如今8人都在平顶山工作,继续在各行各业为平顶山的建设发挥作用。

1978年,孔祥桂与大自己三岁的张仁义结了婚,婚房就是矿区一间不足8平方米的平房,且分隔成了两间,一间公婆住,一间她和丈夫住。在平房住了两年多,他们夫妻俩搬了出来。1997年,除去矿上对职工的各项补贴,孔祥桂夫妇花了两万多元,购买了一套属于自己的住房。孔祥桂回忆,20世纪90年代初,矿上最早开始进行房改,原先的福利房需要职工花钱购买产权,因为当时住房有限,只有双职工才可以购买,那时买房一平方米才100多元。

孔祥桂说,现在她已经退休了,主要任务就是帮儿子儿媳照看两个孙女,虽然辛苦却也乐在其中。“现在生活好太多了,路宽了,楼高了,生活也方便了,城市越来越美了。我们这一代人都经历过苦日子,懂知足感恩。”孔祥桂感慨地说。

退休职工张金占： 从前都是茅草屋 现在满眼大高楼



张金占在家中接受记者采访。

□本报记者 王辉 文/图

市区新华路南段锦绣花园小区居民张金占,1957年3月13日出生在卫东区光华路街道程庄村。4月13日上午,记者来到张金占家里看到,一家五口人住在两室一厅80多平方米房子里,虽然不算特别宽敞,倒也收拾得干净利落、整洁温馨,一家人笑容满面、其乐融融。

教室都是茅草屋 照明使用煤油灯

作为一名土生土长的平顶山人,谈及平顶建市以来的变化,张金占感慨地说:“这些年来,平顶山的变化真是太大了。”他回忆说,从他上小学一年级开始一直到小学毕业,程庄学校的教室全都是“草铺塔”(茅草房),那时候一个星期要两次去附近的山坡上打石头、割蒿草,用来盖房修舍。学校教室里没有电灯,上晚自习都是点煤油灯。冬天天冷,点燃木柴取暖,有的学生还会自己动手用铁皮造一个形如罐头的取暖炉放在课桌下取暖。

上世纪70年代,他在本村学校上初中时,在当地解放军战士的帮助下,程庄学校的教室改建成了红瓦房。大概在他初中毕业前后,学校教室才开始用上了电灯,从此告别了煤油灯照明的历史。“再看看现在的学校,都是楼房,干净漂亮,教学都是电脑。”张金占说。

曾经的市区就一个商场 曾经的交通就两路公交

上世纪60年代,张金占的一名亲属在原市灯泡厂上班。上小学时,他来市区探亲需要从程庄村步行五六公里或搭乘拖拉机到东工人镇,然后才能在东工人镇乘坐2路公交车到市区。那时候,他印象中市区的公交线路主要有1路公交车和2路公交车,1路车向西运行,2路车向东运行。现在公交线路四通八达,全市的公交线路已经达到40多条,市民出行十分方便。

记者不解地问:“出门为啥不骑自行车呢?”

张金占笑着说:“上世纪60年代,家里哪有自行车呀,恐怕全村都找不来一辆自行车。我记得,直到1976年下半年,一位亲戚从东北寄过来一辆旧自行车,俺家才算有一个代步工具。”

上世纪60年代,平顶山市区唯一的商场就是百货大楼,当时买布要布票,买糖要糖票,连买豆腐也要票。直到1983年,买名牌香烟时,售货员还向顾客索要票证呢。“哪像现在,仅中兴路上就有几家大商场,东西应有尽有,随便购买,在家门口就能买到很多东西,不想出门,还可以网购。”

“记得最清楚的是,上小学时,因为家里兄弟姐妹多,经常缺衣少穿,我曾经穿着一双姐姐的凉鞋去上学,被同学嘲笑了好久。没办法啊,没有合脚的男式凉鞋,有一双凉鞋穿就不赖了。有一个同学还光着脚上学呢。”多年前艰苦的生活细节,让张金占一直记到现在。

草房早已换楼房 旅游亦可去国外

1977年,张金占高中毕业时,家里住的还是草房。不过,“那时起家里的生活条件已经渐渐改善,至少不缺衣少穿了。”1980年,他在卫东区原高皇乡政府参加工作,每月有二三十块钱工资,以后工资又逐渐增加到每月七八十块、百十元。后来,家里的草房被他们兄弟姐妹翻新盖成了瓦房。1984年,他结婚后,同爱人住在两间平房里,过着幸福美满的生活。

10年前,张金占在市区新华路南段锦绣花园小区买下了现在的住房,与妻子、儿子一起生活。后来,儿子结婚并有了一个小千金,一家五口三代同堂,一起过着团圆和睦的日子。

张金占说,他从卫东区蒲城街道办事处退休后,每月有3000多元的退休金,衣食无忧。上月中旬,他与家人一起出国旅游了一个多星期,体验了一把异国他乡的生活,更加感觉到生活的便捷、幸福。